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多元安全和治理框架

王思丹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 当前,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中国也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鉴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 相关安全治理向度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道路, 尤其是为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安全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 生态治理; 非传统安全; 生物安全;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2024)03-0098-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3.011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under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Multiple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Wang Sid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risk of global biodiversity loss has been realiz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mong which China has kept an intensively watchful eye on conserving its biodiversity.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ts security governance involves various fields and dimension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offers a key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for biodiversity-related security fields in terms of such dimensions as homeland, economy, technology, ecology, resources, biology, poles and deep-sea.

Key words: biodiversity;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ecological governanc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bi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目前,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严重的生态危机, 栖息地损毁、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程度, 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重要安全威胁^[1]。2020年

9月3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

收稿日期: 2024-01-25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1LLZZA053)

作者简介: 王思丹(1986—), 男,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全球环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非传统安全研究。

险”^[2]。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方,中国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积极推动国际生物多样性合作的制度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进入非传统安全的政策议程,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进行治理。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安全涵义

生物多样性安全问题的本质是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

(一)生物多样性安全与威胁

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全球生态系统及人类社会具有现实威胁,是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安全领域的关键问题。例如,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既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客观要求,也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系统目标,需要从不同领域和行业入手进行综合治理。承载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已经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威胁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安全领域。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客观现实要求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加快生物多样性安全治理步伐,改善生态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二)生物多样性安全的决定因素

生物多样性安全的决定因素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人类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破坏了生态系统。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调整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能源和产业结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深度。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责任、治理能力和发展阶段。生物资源拥有大国和生物资源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点^[3]。发达国家具备先进的生物技术、资金能力和治理经验,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

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要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和摆脱贫困的优先性,在可持续发展中提高生态治理水平。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

(三)生物多样性安全治理向度

生物多样性安全问题需要系统治理。一是生物多样性安全治理需要统筹考虑物种、遗传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的关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从野生动植物物种、遗传资源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二是生物多样性安全治理需要确保目标制定和政策落实的一致性,协调各行为主体的行动方向。目前,联合国谈判、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国家政策和地方执行等各生物多样性治理层次具有差异性和政策鸿沟。三是生物多样性安全治理要与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对标,从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方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工作。为此,要与经济、科技、生态、环境、资源、农业、生物、海洋和公共卫生等部门联动合作。

二、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元化关联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设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4]。鉴于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和其安全治理领域的多元性,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

观指导下开展安全治理,这既体现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治理特点,也反映了国家安全保障的根本需要。

(一)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虽然本质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议题关联度较低,但容易出现生态问题泛安全化情况。随着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恶化,水、粮食和能源等安全问题挑战人类生存条件,围绕自然资源引发的竞争和冲突,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安全担忧,对联合国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5]。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政治安全要警惕西方个别极端环保组织打着绿色环保旗号,渗透一些反华的政治主张和极端生态政治思想。

(二)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系紧密,既与国家主权等核心国家安全领域相关,也包括海洋和陆地等国土安全问题。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国土安全的重要体现之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确保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国际法基础,确定沿海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海洋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土安全的重要目标。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需要加强海洋保护地建设,积极与当前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和优化管理,这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具有重要意义^[6]。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议题,由主权国家参与谈判和制定规则,反映主权国家在海洋资源和海洋产业等领域的国家利益。公海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符合全球生态保护的共同利益,但是各缔约方在行使环境评估、资源利用、产业发展等主权国家权利方面需要让渡部分主权职能^[7]。

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国土安全。由主权国家各自管辖的跨境河流、山川、森林和土地

等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自然存在。生物资源的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实现区域统筹,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对话与合作。例如,澜沧江—湄公河沿线国家共同发布《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以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加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环境治理、技术和产业开发、数据信息管理等合作^[8]。

国门安全是捍卫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防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外来物种入侵环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濒危物种走私,加强对进境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的管理,严查外来有害生物入境,在各口岸截获有害生物等^[9]。

(三)经济安全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而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的服务和价值,自然界提供的粮食、水和药材等重要的经济价值也将受到严重影响^[10]。经济和金融手段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治理工具,特别是将生物多样性丧失视为资产管理问题^[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经济工具和融资方式,包括税收、付费、贸易许可、补贴、生态系统支付、生物多样性抵消机制、海外发展援助等政策。

外来物种入侵对本土经济物种具有严重危害。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对海洋、森林、江河、草原等生态系统多样性造成严重危害,甚至对航道运行、水质等形成威胁^[12]。因此,我国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联合制定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以提高普查和监测预警水平,加强外来物种引入管理和口岸防控,加强农业、渔业、森林、草原、湿地等领域的外来物种入侵防控^[13]。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面对跨境物种流动加速和全球化贸易格局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贸易部门的参与和配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生物贸易倡议(The Biotrade Initiativ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开展合作,并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共同遏制过度开采行为^[14]。

(四)科技安全

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安全主要包括生物技术的分享与遗传资源的获取、前沿技术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技术管理等方面。

其中,生物技术的分享与遗传资源的获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议题。先进的生物技术主要掌握在部分发达国家手中,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广泛蕴藏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的合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10月,我国出台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研发和运用的重要性。现有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及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等生物多样性监测观测网络,涵盖各类生态系统、生物类群和物种类群观测样区等。此外,中国设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科研项目,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物种资源保护专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专项”等^[15]。

(五)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关键安全领域。生态保护修复、污染防治攻坚、气候变化应对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生物多样性治理和生态安全的共同政策方向。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安全治理的基础内容。2020年6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介绍了森林、草原、水土流失及荒漠化、河湖、湿地和海洋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情况^[16]。

治理空气、水和土地污染是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基本条件。为此,一是打好蓝天保卫战,治理重污染天气、臭氧污染、大气面源和噪声污染等。二是打好碧水保卫战,治理城市水体、长江、黄河、饮用水、陆域海域污染协同区域等生态保护目标。三是打好净土保卫战,治理农业农村、农用地、建设用地、固体废物等污染问题^[17]。

气候变化应对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生态安全的战略性支撑,与生物多样性治理形成协同治理效应。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求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对生态修复、污染防治、气候变化等生态安全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分重要。另外,提高森林覆盖率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全球治理层面,要加速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治理进程。

(六)资源安全

资源安全与生物多样性治理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物种和遗传资源安全等领域。

能源安全是资源安全保障的关键领域。能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在于能源生产、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技术三个方面。一是能源生产,特别是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在较大程度上破坏生态系统。例如,煤矿开采对植被、土壤和当地水资源都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二是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导致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危机,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三是能源技术,进一步提升能源技术是优化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和促进低碳能源转型的关键。

生物多样性危机对粮食安全有显著影响,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丧失直接危及粮食物种安全。例如,外来物种入侵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农业农村部加强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的协同治理,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规范境外引进物种,提高口岸管理和检疫能力^[18]。

物种和遗传资源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关键基础。物种和遗传资源是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种和遗传资源数据、信息和数据库等是国家生物安全、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的重要保护目标。一方面,遗传资源数据的交流和分享有助于国际社会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水平,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另一方面,主权国家有权利使用、获取和保护各自的各类资源,包括物种和遗传资源及其数据和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应当保证中方单位及其研究人员全过程、实质性地参与研究,依法分享相关权益”^[19]。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不断发展,物种和遗传资源等生物资源数据安全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工作任务,也是有效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保障。

(七)生物安全

202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发布,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生物资源和外来物种入侵等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问题被明确纳入生物安全范畴。生物多样性治理和生物安全之间的主要交集体现在动植物、粮食安全、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等方面^[20]。联合国环境署关注生物安全问题,支持国际社会运用现代科技治理生态危机,同时也追踪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健康的潜在

影响^[21]。

根据《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显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有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等。针对这些内容,我国相继发布了《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进出口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开展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行动,其中包括: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中药资源普查、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等,以推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立法,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5]。

(八)极地安全与深海安全

北极和南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北极海冰消融将持续导致北冰洋环境变化,北极理事会已经关注气候变化、海冰融化、气温升高和海平面上升对北极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严峻挑战,如动物栖息地的碎片化将严重危及北极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22]。南极地区也面临严峻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如持续增长的人类活动、污染、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等生态挑战^[23]。

深海安全和深海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治理的新领域。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存在分歧。发达国家认为,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管辖范围存在争议,要求将其纳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发展中国家认为,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属于国家主权范畴,主张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进行讨论^[24]。

(九)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

文化安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息息相关。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还提供了相关传统知识,支持生物资源利用和生物

技术开发。中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法律法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保护传统知识^[25]。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考虑社会安全及相关影响。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主题之一,对农业发展、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至关重要^[26]。生物多样性危机直接威胁人类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是生物资源传统知识的宝库,也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写照。生态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各民族的知识保护和文化资源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是全人类文明体系的遗憾。2020年10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通过的《昆明宣言》指出,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社会和文化构成严重威胁,鼓励包括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在内的各利益攸方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行动^[27]。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紧密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努力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原则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筹关注土地、水和粮食等资源安全,影响人民健康生活的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影响人民基本生活的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同时,生物多样性治理还要统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捍卫获取资源的基本主权,确保人民的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等。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政治安全基础。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政

治安全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体现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国情。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和深远影响,确保经济发展的安全运行。生物多样性治理不仅要考虑经济安全本身,还要考虑土地、水和粮食等资源安全及外来物种入侵等生物安全对经济安全的实际影响。同时,生物多样性治理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国情,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提升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增强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确保经济安全的基础地位。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一是生物多样性治理要警惕深海、极地、生态和生物等安全议题泛化。例如,北极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气候行动不仅受到包括北极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关注,还成为利益攸关方在北极战略和国防战略的主要交集之一。二是生物多样性治理要提高生物技术的研发和管理能力,提升生物技术对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贡献。前沿技术为生物、生态、资源、深海和极地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关键技术需求。此外,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技术安全要立足于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警惕和反对西方部分国家“筑墙设垒”和“脱钩断链”的行径。三是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保护传统文化,促进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都关注外来物种入侵、遗传资源和粮食安全等生物多样性治理相关议题。第五次联合国环境大会、联合国海洋大会等重要会议均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组织都提到了生物多样性合作的重要性。

(二)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要求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外部安全包括极地安全、深海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我国周边国家生物多样性治理是其外部安全的重要方面,如中日韩的生物多样性治理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跨国河流合作等。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内部安全包括国土、资源、生态、生物、文化和社会等多元安全领域。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紧密相关,如外来物种入侵既是对周边国家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又挑战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加强全球和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土安全既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也包含渔业权益、国门安全、资源管理等行业领域。生物多样性治理要考虑国民安全,特别是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引发的粮食短缺、土壤和水资源恶化等资源、生态和生物安全威胁,因此,要提高国土安全的治理水平,增强国民安全感。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物多样性治理具有多元非传统安全领域相互交织的特点,同时与传统安全领域的交集逐渐增多,需要加强国家安全的整体系统治理能力,关注其他国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过度安全化的现象,确保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国家利益。生物多样性危机不是单一安全议题,治理路径具有复杂、重叠和碎片化的特点。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抓住主要矛盾,以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

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2021年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28]在地球生命共同体框架下,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整体,生物多样性是不分国界的客观存在,其有效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三)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紧密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生物多样性治理现代化需要统筹考虑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在生物多样性治理层面需要考虑基本国情、历史责任和人均发展程度,如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收入水平和历史污染排放水平等均较低。

生物多样性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生物多样性治理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关注粮食、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土、经济、资源、生态和生物等安全领域。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特别注意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对这些地区的安全威胁,统筹考虑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安全议题。生物多样性治理还要关注弱势群体,发挥妇女和青年等群体的关键作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爱知目标”。

生物多样性治理现代化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生物多样性治理要继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落实国土、经济、资源、科技等安全领域的保障工作。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认识,推动“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构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的重要体现。此外,重视对传统文化、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保护工作,既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维护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工作。

生物多样性治理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物多样性治理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进一步强化资源、生态和生物等安全领域的保护力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最基本目标。

生物多样性治理现代化强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道路。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社会努力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物资源拥有大国和资源利用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整合碎片化的生物多样性安全议题和诉求^[29]。

四、结语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涉及多元安全议题,反映了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系统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安全治理向度要求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认识自然客观条件,积极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中华民族历史中的自然与生态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历史认知,保护传统文化知识,尊重当地自然、人文和历史风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道路。

[参考文献]

- [1] Global biodiversity loss [EB/OL].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olicy-and-strategy/global-biodiversity-loss>.
- [2]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30/content_5548767.htm.
- [3] 王思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升级:困境、动能和前景[J]. 阅江学刊, 2021(5): 15-28.
- [4]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
- [5] Titze F. The nature-security nexus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EB/OL]. Humanitarian Law & Policy,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21/10/14/nature-security-nexus-un-security-council/>.
- [6] 全球环境基金保护沿海生物多样性项目会议召开[EB/OL].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公园管理局,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76/20210326/142422856392830.html>.
- [7] 刘惠荣, 胡小明. 主权要素在BBNJ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成中的作用[J]. 太平洋学报, 2017(10): 1-11.
- [8] 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EB/OL]. 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 http://www.lmec.org.cn/lmzx/zlyjz/lmhjhzzl/201711/t20171106_111204.html.
- [9]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R].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14.
- [10] Carol S. Biodiversity, the World's economic backbone[EB/OL].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https://ourworld.unu.edu/en/biodiversity-the-worlds-economic-backbone>.
- [11] 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EB/O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21/01/21/the-economics-of-biodiversity>.
- [12] 农业部:中国外来物种入侵达500多种一年损失570亿元[EB/OL].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https://>

- ipp.caas.cn/mtjj/59082.htm.
- [13]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海关总署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www.moa.gov.cn/xw/bmdt/202102/t20210203_6361146.htm.
- [14] Bio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EB/OL].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ttps://www.cbd.int/incentives/int-trade.shtml>.
- [15]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289.htm.
- [16]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12/5518982/files/ba61c7b9c2b3444a9765a248b0bc334f.pdf>.
- [1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07/content_5649656.htm.
- [18] 完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制度 加强全链条防控治理: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就《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答记者问[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206/t20220617_6402703.htm.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EB/OL].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0/t20201017_308282.html.
- [20] Wang S D.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biosecurity and biodiversity in China[J].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22, 04(01): 144-155.
- [21] Biosafety[EB/OL].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biosafety>.
- [22] Arctic biodiversity[EB/OL]. Arctic Council, <https://www.arctic-council.org/news/arctic-biodiversity/>.
- [23] Wauchope H S, Shaw J D, Terauds A. A snapshot of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Antarctica[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01): 1-6.
- [24] 刘哲.《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形势及其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21(3): 155-176, 8.
- [25] 张渊媛.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及中国应对策略[J]. 生物多样性, 2019(7): 708-715.
- [26] Traditional knowledge i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ines[EB/OL].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ttps://www.cbd.int/article/indigenous%26localcommunitiesforbiodiversity>.
- [27]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昆明宣言 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4/content_5642362.htm.
- [28]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EB/OL]. 新华网,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0/12/c_1127949005.htm.
- [29] 王思丹.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J]. 国际安全研究, 2020(3): 127-156, 160.